

皇朝類苑

一五五

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戰征太原道經涇州麻衣和尚跪前請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平伐為業誓不殺一人爾等中道將平命殺我召曹彬潘彥茂之口喊滔之日慎無殺戮若爾爾則亦廢一門不許加害故形於江河得王師平伐之體也

聖訓丁寧也

初遇太祖因宜武府第營之為補昌宮晉政命曰太祖嘗周世宗復加尊儲嫡宗盛如王者之制

太祖始命政魯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太祖坐御殿今湖廣門東壁之謂左衣曰此如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俛入朝

太祖眷禮甚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俛而取其地

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俛感泣再三

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俛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即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俛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關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我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

為桴蔽渭而上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防兵出師與戰剪戮甚衆生擒數拾人繫俘於獄以聞

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速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

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

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俛進寶犀帶

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俛請宣示一

觀 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
傲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

太祖著帽絮被裘御 武殿氈帳曰此中寒尚不能
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使持賜全斌其
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劍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服栗畏懾此所以
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伐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
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祗書朱雀門須著
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
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衣純袴麻鞵寢殿門懸青布

緣簾殿中設青布幔 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
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
書云 出傳簡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
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
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
所處 出東軒筆錄

太祖開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出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卿外輅執綬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

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

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

於此出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
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
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畜滿五百萬
緡遣使遺北虜之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
募戰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出歸

田錄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

太祖朝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

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

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
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
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
用黃金裝肩舁乘以出入

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官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
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
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杵碎之
曰汝以何器貯食以此不亡何待以上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

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惣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權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毀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天厭舍耳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挾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旨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誠知爲君之難也不幾

乎一言而興邦乎 太祖有焉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 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

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 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

荆楚孟昶有脣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者孫遇齎蠟九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

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筭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上藉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

王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縱兵律懼爲所誹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仗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思慎但止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民裕先鋒自大散關入蜀劉自夔峽路而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沉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沉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

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消勘案成宜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說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帥餘皆進摧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爲對朕堅自服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獨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罪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
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
呈乞全老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是
他無罪過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曹之四子瓌璋琮珣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以上
出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且尚
未霽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儻不
止即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三木與嶽神宿齋日雨
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宿齋辰巳間雨霽洛
陽令督役夫輦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御明德

門賜赦觀衛士歸營車駕還宮雨復作無畏胡僧唐
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所雨輒應事具李
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
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
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
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
曰蕞爾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
力攻必取之上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
成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
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

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
生獲之 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
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
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 陛下用得間則
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鐵槌槌其首曳出融曰人誰
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 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
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
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
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 上悅撫之
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

白 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
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
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
上之偉度 揚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慧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眾懇乃先與三軍約曰
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軍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
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帶於是三軍曰不敢違
命 出丁普公談錄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槌者 上問曰此何以異
於常槌而獻之軍校密言曰 陛下試引槌首親之
槌首即柄劔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

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解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創復稱疾。上怒謂宰相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祖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親近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傍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况尊無二上，而奉命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有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牀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錡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獻

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伏，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錡在國中，多置醜以毒臣下。

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鍤先至，詔賜卮酒。鍤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鍤酒，自飲，別酌以賜鍤。鍤慙謝。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爲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仇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洲

檻生虎來獻。

上令以全羊

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呿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

上目左右內侍

李承訓，即引手探取，無所傷。嘗因御五鳳樓，有風禽，胷東南角，樓鴉尾上。

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攀屋桶以登，緣屋危險，取之以獻。觀者膽落，蓋試其趨捷也。

太祖始自總戎，爲士衆畏服。及踐祚，善訓戎旅，隸兵籍者多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角力鬪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十月後，騎兵皆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令飽。雖苦寒，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天武軍主武超曰：「西川

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纔七千人居常衛士直廬中咸給以棊枰令對奕爲樂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班院魏川殿直南郊賞給比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例哉盡捕連狀者四十餘人斬於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一曰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弃市詰得遺火卒縛於火中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瑀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

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資延州姚內斌慶州董溥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筦權之利悉以與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謀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臣等曰湏求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德爲請三年正月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固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字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蜀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綠葦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

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嘗為隊長掌衛殿
 廩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貴之
 親吏在德為姦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
 素與珪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記於紙伺便言之
 一日採懷中所記進曰祗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
 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
 吏取記紙召黃門付中書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
 又曰與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弟時兩浙錢王
 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廡下會車駕
 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

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
 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耳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補外接後唐故事求
 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
 弟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太樂令出渾水燕談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及以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
 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命
 太祖晚年好讀書嘗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
 何近代法網之密哉蓋有意措刑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游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官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是未曉略說其本豈盡餘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厲情聽言納誨每著一衣則憫蚕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末又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
太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游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官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是未曉略說其本豈盡餘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厲情聽言納誨每著一衣則憫蚕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末又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

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陸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辰巳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更便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

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上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盱，近臣或以勞苦過甚。上曰：不然，儻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人，如受任外居，悉能盡公勤於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尚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効也。宋琪曰：天下治亂繫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寰海謐寧，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往古成憲，上資聖神，中外幸甚。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致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智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北虜寇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奔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軍使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無所部召之邪當詳而後決使至許之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上嘗語謂宰相曰朕於黎民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悅人情亦不難致且虎狼之性

最是難禦然而能畜虎者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况於人乎因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言甚有理致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上悅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尤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

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名隨其方設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時在翰林上言五岳視三公從前祝版御署已踰禮典固無君上親書之理上署之紙尾云昔成湯剪爪斷髮禱桑林之社尚無愛矧為百姓請命起於筆札而有所惜哉

內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亂中書議欲以為宣徽使太宗曰宣徽者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官者預政止可授以他職宰相等懇言繼恩有大功今任昭宣使河州圍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上不悅因召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置宣政使之

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鷗自高麗一夕飛度海岸未明至者絕俊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帥趙保忠得獻上上報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無所事此今却以

賜卿當領之也並揚文公談苑

與國中張觀樂史鎖廳合格不得進士第祇以為幕職官太宗之愛惜斜名如此出渾水燕談

史館正觀三年置以宰相監修復有修國史史館修撰直館之員集賢院自開元五年置麗正修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并有修撰校理直院之職正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氏都汴正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

三館湫隘卑庳周廬微道在旁衛士騶卒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徙它所以就之

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棟宇宏太自舉役車駕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園囿植卉木引金水河以注焉西序啓便門通乾元殿以俟行幸三年春新館成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南廊爲史館書庫初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平江左又得二萬卷參以舊書爲八萬卷九六庫皆周雕木架青綾怕纂之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常以宰相兼領此外有史館修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理之名淳化中復置直昭文館直集賢

院亦有修國史崇文院檢討編修祗候皆無定員不常置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範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大周奇然至言其國王傳襲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

上顧宰臣等曰此蠻夷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又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父祖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深以畋遊聲色爲戒所冀上穹降鑑亦爲子孫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

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思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近臣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諺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朕初即位以其樂在詞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一出人或哂之亦其素無時望不稱厥任朕亦爲之醜顏葉已進用亦終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錄唐朝學士不拘品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爲之會光祿丞尹少連上書引馬周遇太宗事其詞多捭闔上異其才召試何以措刑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及樞宰無有知少連名者慮

不協時望遂止蘇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試貢舉人遂令亨考校臨觀與語以察器局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以比張茂先鶴鷄之作文彩亦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令序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月餘暴遇疾卒上之衡鑑精審如此揚文公談苑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爲之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於此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上言皆喜其後征晉陽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寢廣鹽鐵榷酤關市禁茗之禁彌

峻太宗嘗語近臣曰俟天下無事當盡蠲百姓租稅終以多故不果

故錢侯若水言至道中嘗樞密

太宗嘗召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取紙筆將批之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李揆在外否即召入授其意令具草之揆副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潔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始可稱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緡几手扎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最者賜之殿中丞季虛已以循良清白預其選得知遂州虛已作叙感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紙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錢五十萬以遺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云已與

五十緡丞相曰前日所賜蓋五百緡

上曰此誤也不可以追改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佐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學篤慎家極貧雖至尊之誤筆乃天之所賜如郭巨得金黃尋飛錢之比歟然自是詔閣門不得受羣臣詩賦雜文之獻欲自薦者授文于中書宰臣第其臧否上之並揚文公談苑

太宗淳化五年日曆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湛飲聽鄭衛之聲與胡家樂合奏自昏徹且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置畎酒篔沈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其銀器聲言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

虜謂非人力所能挽至是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
上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藩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
大固已逃遁豈敢拒敵上悅後以浦為鄭州防
禦使留京師

有司歲調竹索以修河橋其數至廣

太宗曰渭川竹千畝與千戶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
寢廣民間竹園率皆蕪廢為之奈何呂端曰芟葦亦
可為索後唐莊宗自揚留口渡河為浮梁用葦索

上然之分遣使臣詣河上刈葦為索皆脆不可用遂

寢當莊宗渡河蓋暫時濟師也並見楊文公談苑

兗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
成召其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
親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

其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

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身愁若不聊

生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

太宗亦為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

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

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

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

善姚坦檢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

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

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遂去正人以自

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

因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

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

不聽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說益重之。出聖政錄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張洎、龐蒙、徐鉉等門類羣書為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

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頗選前代文章為一千卷，曰文苑英華。

太宗閱御覽日三卷，因事

有關則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澗水燕談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剴裁，全倚于人，則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勃逆，及隋揚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斯社稷元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府經，歎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姦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受，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太宗征太原，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我師

有必捷之光，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謂曹彬曰：朕令潘美出鴈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勁兵於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既而美果下襄朔，靈應重進，得山

後要害地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卹國事惟務畋游動經旬浹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宏曰莊宗兼惑於音律縱酒自恣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人君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心聲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詰所不許朕常以此為戒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鑑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

以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已至申有鶴飛上殿砌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揚震講學有鶴銜鱣墜堂下亦此類也

見帝學

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五亦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且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宋琪曰臣等蒙陛下非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

恩惟思公懃庶補萬一咸再拜謝

太宗喜弈棋諫臣有乞編竄棋待詔置玄於南州者且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機聽斷大致壅遏復恐坐馳睿襟神氣滯鬱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感爾卿等不須上言出湘山野錄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絲號為大宮句武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句其大絃句下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句小絃句上官徽之一徽定其聲句

太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弦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

曰三清外一調最優古亡其名琴家秘命曰賀若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博金為楚澤涵秋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辭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輦挽玉麟背冷清風遠文瑩京師遍詢琴院藏秘府不得見出湘山野錄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善書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誥之殊未知向背但填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難工吾亦恐自此廢絕矣以數十軸藏於秘府

上嘗作奕棊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愈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覆局爲圖藏於秘閣古棊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爲簡便並楊文公談苑賈黃中字媧氏滄州人耽之四代孫太宗時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矣因賦詩羨之未幾罷知澶州太宗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此太過

則失大臣之禮太宗謂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明敏因謂近臣曰黃中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出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爲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正齋御草書五軸藏秘閣史館修撰張昺直祕閣朱昂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神筆也敏正仍言上雖盛暑之中筆札未嘗釋手服勤樂善前代帝王皆所不及昺等相謂曰萬乘之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如何哉各瞻翫移時而退淳化三年九月太宗幸新修祕閣帝登閣觀羣

書整齊喜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于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脚詔募令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酒仍召三館學士預焉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亦可召傳潛戴與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已上見蓬山志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儒術汚隆君臣難易之要 上曰朕每念 太祖 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由乎聽受人臣之不易在於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論示之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

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真宗謂羣臣曰：令命屢改，甚失治體。卿等劄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心，無有隱也。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其難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有敢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卬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繫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為自化求遙郡，朕以

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

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真宗即位，每旦

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官，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戀闕泣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輕也。宜亟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皆畏服。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
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它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
書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
有倦耶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

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
書爲急其間亡逸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
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
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
並列篇目蓋收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
也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
所茵幃皆黃絹爲之無文采之飾聚書八千餘卷
天禧四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無講易於
宜和門之北閣待制顏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爲常

元

三年九月召宰臣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
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羣書廣爲
承華要略十卷每篇著贊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
召近臣觀焉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
互纖悉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爲文務求溫雅製述尤
多中外書奏歌頌無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
汗夾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
經史接其可以爲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
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已上見帝學

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相奉書于行宮請息兵
納和與曹利用偕來初議求關南地
真宗曰爲民屈已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
祖宗基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北

重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於體無傷利用言國母一車別無供帳親與利用飲食輒上橫板布食器王乃其臣重行而坐記亦私語左右曰爾見北塞兵否勁卒利器前聞不同臣熟察之儻求割地必請會師平蕩及通好二年十一月癸酉國母國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致御衣十二襲皆裘紬綿刻絲透背紗縠貯以金銀飾箱金玉水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弓矢賓鐵刀鷹鷂紗腊契丹新羅酒青白鹽果實百品貯以棟櫛器使人以戎禮見賜氈冠窄袍金鞞鞞初將見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閣門欣然解之上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禮傳詔許其自便副使劉經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

聞選務欲所部獄空常戒諸州無得禁人若詞訟未辨止令知在曲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諭轉運使察之因道諸道非法拷訊恐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踰越當申明前詔戒之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餼之歎傾鉉乃上居實取玉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出

廬陵歸田錄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學之士

三數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服則薦茗菓
盡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虛已
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鯁羹
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鯁魚尺
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
浮翳泊睛但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三年遂
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
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倍侍喜曰朕得朋友矣

玉壺清話

真宗即位首下詔求直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
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奏章多是自陳勞績過行
鞭朴以取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
而理不肅而成斯為善矣豈可虐慘剋下邀為己功

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測編
簡素所耽玩古聖與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
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聞奏朕欲召
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
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制度聲明文物
參古今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不可不盡心焉且
曰孔子於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
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
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
秋者誠欲以褒貶極筆為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
子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司馬遷

自爲一家之書蓋知春秋九例不可繼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增詞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捨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其惟尊堯而宗舜至矣非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異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卅子篇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且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者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邪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末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

近理安足爲之鑒戒朕嘗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

咸平初修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爲父隱何以傳言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

楊文公談

太宗善草隸行八分篆飛白六體皆極其妙而草書尤奇絕今上悉賂求編次凡三十餘卷以于闐玉水晶檀香爲軸責紫綾標文綿條黃絹怕金漆櫃作龍圖閣於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嘆上自作太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以美其事碑陰列其部秩各題以墨本賜近臣焉

楊文公談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
真宗曰醫工為郡非治朝羨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
臣面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
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
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 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出澠水燕談

真宗嘗論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羨俟罷郡
來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
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乃以名薦上默然
不許退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者密報矣 真宗世
其人不復進用 真宗之惡人奔競如此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

徒

以右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
命陳文僖公哀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
從母顛躓而死會疎決法官處其罪當笞 上曰
母言不從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
服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隕家聲朕
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咸平二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
事近日踰月並無公按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
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刑奏
不聞動輒踰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於有司也
請載之史筆 出澠水燕談

景德初，匈奴寇澶，車駕議幸事。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為澶駐泊，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申覆。一將議曰：「戎輅不過河，則已萬一度橋，柰北澶州素不設備，遂督士卒深闊渠以遶城，旋開旋以枯蒿雜草覆渠面，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宜靈誅以滅之，可也。」唯高殿前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軍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瓊曰：「乞急張黃屋，使遠近認之。」既張繖，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北澶，匈奴毳帳前一黑星殞，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刻始盡。此最為澶淵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肱急，詔王文正旦代司留都，出湘山野錄。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御製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盡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此語蓋指在揚大年也。歸田錄述之。湘山野錄真宗嘗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東軒筆錄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後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二首，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

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世好文之主也

青箱雜記

真宗幸崇文院閱新編君臣事跡問楊億修纂條例真宗曰著書難事非精敏詳實後無取信億曰史臣記事誠合備書然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紀錄賜修書官器幣

景德二年二月詔國子監直講孫奭龍圖閣侍制杜鎬等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別加讎校冠于篇首直史館陳靖言吉州陸曄被疾狂躁迭相論訐不可治民望寘詞館使以鈔槩供職真宗曰國家文館

以待天下賢俊豈養疾之所邪陳靖妄有陳述當嚴戒之

見蓬山志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尾上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玉宸殿養魚垂釣得亟令放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者不欲殺也右正言知制誥朱異轉對言明廷命令不可屢有改更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庶張綱紀以絕紛爭上顧宰相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執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者衆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令命所施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爲釐革初則皆以爲當久後則

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尤當執
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
上又曰涖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
人之罪務於煩擾王且曰古人有法出而弊作令下
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
正謂此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
祖宗聖訓

仁宗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

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
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
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幣中國耳
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
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
仁宗曰國家經

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
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
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
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
請和親則如之何
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

弊

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讚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爲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元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以上見東軒筆錄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碩嬪御曰：渴甚，可速進孰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餘

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替顫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錄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王昭信掌內饗，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慶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也？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費公庫餼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出隴水燕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

錢

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閣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見東軒筆錄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甕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爾出廬陵歸田錄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因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因鞠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意加人深罪耳常

忠厚欽卹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礦發。上謂三司使

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

愛恤元元至矣。出渾水燕談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

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

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

塞，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

磨勘以保官多，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

孤寒，聖矣夫。出渾水燕談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

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

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官事，虛實相半。如賈姑

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

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出東坡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迹英閣。堯俞

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

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喻，卿

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嘆。是日上朝，讀三朝寶

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

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

勵眾，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

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

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

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

傳

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鰥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虫蝼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其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待迓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以上見東坡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 仁宗行籍曰禮

末

上就耕位侍中奉耒進 上播圭三推禮儀使奏禮

成 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

儀使復奏 上遂耕十有二畦 翊日作籍田禮畢詩

賜宰臣已下和進 尋詔呂文靖公等編為籍田記時

許開封國學舉人倍位固得免解 出澠水燕談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括拾微

細頗傷大體 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

未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事効不著者當

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述利害 出澠水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

學才望可大任者云候兩府有闕進名是時曾魯公

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 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

賀之鄭公蹙頰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

惻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 仁宗熟視久之徐
日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

仁宗曰觀是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三司
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闕
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
二人名聞 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
奏陳 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
政遂不敢復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
鑑皆類此也 見東軒筆錄

帝於迹英閣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又出
御書十有三軸九三十五事一日遵 祖宗訓二曰
奉真考業三曰 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 天下
真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

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
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
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
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
一日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
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
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
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
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爲民三十四曰損引撫
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碩丁度等曰朕觀
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
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
注釋其義帝許之丙戌丁度等 上荅邇英聖問一

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不竭愚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否，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晤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爲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

陛下所言，唯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羨前代也。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紂正用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淪于汙敗也。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邪？」乙未講詩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買

易以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傳也。傳

辛未讀正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為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聵之事宣帝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蓋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

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

皇教善歎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

因瞻臺像駐驂駉楹書乍啓欽遺澤堂中藏先朝賜

庭樹重攀記舊圍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慈訓倍依

依。戊辰御迹英閣內出歌器一陳於御坐前諭丁度等

曰朕思古歌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

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

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具

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

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真宗製歌器

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帝曰然

四月戊寅御迓英閣帝作歌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勸成之鑑侍講讀官丁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帝曰但欲使卿等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欲各傳本以章榮遇帝曰可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陪亂政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繫宸旨帝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以俗忌而簡去至於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鑑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錄先儒於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辨之况正經之義可輒芟去邪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俟講尚書畢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

昌朝先修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

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疏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

旨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
五年四月丁酉御迹英閣講因命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
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拂如水之走下視
羣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
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仁宗十月乙酉監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
實錄外錄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為正觀政要今
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
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帝每遇經筵
以象版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
視昏或陰晦即為從御坐於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
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

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
讀閣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
寶訓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十月甲戌讀正說慎罰
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
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難夫以人
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
也已上見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

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
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
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見廬陵歸田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
因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

必盡。上所作文景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論者以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旱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爲罪已之辭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辭有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已以謝愆歸誠而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後三日賈魏相矣春卿罷樞密副使又詔罷出獵明日又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十七日幸西太一宮祈雨日色方熾上命徹蓋既還乃雨又明日宰相參知政事降官是日遂大雨上作喜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其一株乃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謂以爲御所服帶上謂曰豈重於服御而不以療民乎命工碎之已上

見東齋筆錄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因談時政而共羨上以聰明督智洞察小人情者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失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伸可侍讀學士知河陽出

東軒筆錄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迓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鑑戒何必諱出廬陵歸田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

祖宗聖訓

仁宗 英宗 神宗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
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檢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
臣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
親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內之事者
恐誑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聖壽二
十皇祐中楊待制安國述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
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揚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
曰慎何言語節何節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

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修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鑽進曰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駭明日傳宣經筵臣僚各賜十緡諸公皆耻之方議共納時宋荅公庠留身奏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返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議不便今謹獨納 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貶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 並湘山野錄

曾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鞵鬻於市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 仁廟景祐五年

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嗚呼仁祖天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挾夷獠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之貼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 出灑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夫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門為十卷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迹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讀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見帝學仁宗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九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又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九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出廬陵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鎮侍迹英閣常見左右以拂子歐蚊蠅而已冬月不御鑪御殿則於朶殿設爐以

禦寒氣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東軒筆錄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曰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下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錄正公筆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諫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

閣直學士

見倦遊雜錄

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

仁宗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言清淨而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本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陳歲久請以貼職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邪止令太官給食候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頌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

仁宗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也於是頌等送審官院

與記姓名而已

見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天下承平得無以爲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上復召對延和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論朕遇臣下嘗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體如任已愛增以中傷善良或繩治細故規圖塞言責此何足以補職卿等亦當察之

情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而用之上曰卿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宰相曾公亮等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上因使薦之於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九三十人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汾王汝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

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訖五代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英宗覽而善之又詔光置局秘閣辟官二人續其後事俟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見講讀官

上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求講官又待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府言徙堀民墓不便上曰豈宜以此擾民邪命勿

徙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尤甚

上既遣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軍又命三司以上供米三萬石賑濟之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負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眾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

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不咸若

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自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熙寧二年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

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悅右無不至在宮中從右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唯謹右嘗幸金明池豫為百寶船其日馳以上壽上謙冲退託去去平務實終

身不受尊號帝王之盛德也熙寧二年

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一無加損雖加百字奚益

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九虛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替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

陛下即位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乃例蒙恩數乞於銜位中減罷詔如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

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

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爲
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爲
政人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
廷爲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
也

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漢自刺史
有入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
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爲
才難唯能以道汎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取人
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
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知雖有過
失亦當寬貸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

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
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也然有司議罪自當
官守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韓絳
嘗言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典禮總一制度流幹
財弊總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傲開拓疆境
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該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
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
家承祖宗之業外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
以思爲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將帥最難得人唐三
百年中惟一郭子儀耳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
牧詩云未如終始郭汾陽嗟嘆又之
元豐中輔臣論及人材上曰人材固有小大若古
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

皆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說之於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右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甚好可以止他妄求者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置副貳者上曰人之忌能者衆今舉所知不過取其出已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爲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具內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待宮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顯拜

之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已上見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宣諭當君臣相體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以謂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謂中書樞密臣僚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上曰每如此宣諭諸人弼又奏大臣須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各執已見不務盡理互相疑間則無由成事須衆人一心則能副陛下委任臣比見大臣各懷私意則相舛而廢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期大臣有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已見務求當而已朝廷事若捨却義理何所考據弼曰今大臣各有蘊蓄豈不

願盡心以俟。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恐或爲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行，須是彼此一心，則事無不濟。臣衰老不才，然蒙陛下恩遇殊異，有所見不敢避忤旨，理須極言。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此，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適莫，惟義理所在，與大臣議事，苟見其有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伺風指，不肯盡言。寬夫曰：臣等奏事一言不從，或至再三，陛下未嘗有不從者。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天地之變，唯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材之人，恐須多進用醇厚敦實之人。小材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不可。長仲因言：盧杞姦邪而德宗不知，此乃所以爲姦。盧杞非無才，然以其姦邪，故害事。上曰：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三相旣如此，則

參樞皆宜如此用心，務相協和，每事求義理所在，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此。於是皆拜。以上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幹，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曰：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爲參政而去。旣而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春官時極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東軒筆錄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五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
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對御錫宴顧問
溫密上酌御琖親勸數日將朝辭日上遣中使以手
札諭公留過清明敕有司為公備二舟汴汴還洛清
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省已
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九
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
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見灑水燕談

王莫公

王莫公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

政爲優。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閑飲。遽中入持鑰開宮扉，獨召公。忿忿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獨酌數盃先寢。至行在，真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腕帶幾不能支。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筭，抵掌語笑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踈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旣辨色將赴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文僖曰：夜來

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見湘山野錄

杜祁公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卍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行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待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殘章鋪叙之節。止以奇牋妙墨臨帖行書親寫陳奏。臣銜向者甫及年期，上還印綬，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寔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懇切之至。臣某謹奏。竊聞仁宗置玉机，常取玩閱。以

李文靖公

李文靖公沈初知制誥太宗知其貧多負人息錢曰沈爲一制誥俸入幾何家食不給豈暇償息耶特賜錢一百三十萬令償之後爲學士因宴上目送愛之曰沈風度端粹真佳士也後登右揆居輔弼當太平無一事凡封章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輩搖鼓捍闔悉屏之謂所親曰無以報國聊用此以安黎庶爾景德二年薨上臨哭之慟大呼曰天乎忠良純臣合享遐壽玉壺清話

李漢超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父之

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見廬陵居士集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夙出彛等李相
沈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賚賜
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
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問望乃
先用沈卿宜無嫌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
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
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
幾遂卒年三十九嗟悼爲之酒涕賜挽詞斷句云時
向玉堂尋舊迹八花塼上日空長見壺清話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
以水試於玉堂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
奏既晚三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

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
損一絲許器則隨欹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嘆曰真
聖人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
盈守成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
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沉湎
之過耶蓋公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慙佩
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

三

蘇易簡爲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
擢黃中沆參知政事以易簡爲中書舍人充承旨並
賜白金三千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爲重
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爲真草行三體刻
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今龕於堂

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脩撰江陵公泊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若水王且直秘閣潘慎脩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九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內司供擬坐客各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楊文公談苑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房卧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

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眷？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為幕客，歸朝，願不授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副使，時有言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我自會得其篤，眷如此。並見青箱雜記

郭進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怒，以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

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 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 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見廬陵居士集

二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圍練使國初遷洛水防禦使爲西州巡檢以扞太原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適與晉人戰多退却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

武厲聲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一二而郭進小違節度遽殺之試如此壘種徒兒亦不足供矣潛遣中使諭進曰特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 上爲治第令廳堂悉用醜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事國盡忠我待之豈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 太宗征太原北戎自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進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爲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因誣以佗事進不能甘自縊死 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用已上楊文公談苑

梁丞相

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廬南金上殿進劄

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洸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之字而名也。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邢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間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又他日上殿對罷，適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因下殿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書進擬除一臣僚為益漕，九進執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持批之差，梁適未幾又除脩記注，以合格臣僚

代

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九上皆批於公。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

石元懿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母以孝聞。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誓類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囑之曰：見子事契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語既訖，即滅。後國初，太宗建太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為掌書記，情禮深厚。公長於太宗，間侍樽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諂不瀆，故免數入屯斯之辱。殆踐祚七年，為右僕射平章事卒。太宗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事朕，自府幕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類，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戴恩

戴恩爲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玄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擢用後至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邢尚書

邢尚書禹曹州田家子深曉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于色責曰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禹因進耒耜歲占三卷大有稽驗皆牧童村老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公爲之禹初應五經庭試曰升殿講師比二卦取群經發

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第一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泫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密資銀千兩緡千疋禹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將易簣車駕臨問公拖紳整巾歷叙遭際上爲之流涕既終又爲之臨喪惟將相喪疾方有此幸

竇偁諫議

竇偁爲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偁起居郎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偁亦有文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動息褒讚諛辭捷給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邪太宗甚怒曰太祖斥出爲經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

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僞曰陛下以臣往年霸
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
卿左右思聞直言耳見楊文公談苑

李文正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賜以司空致
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
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備核
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
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
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
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
奏曰言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
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間或却誦道佛書

籍

宗訥者李
昉子也

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筭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
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狃犬宗訥所
寫爾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見玉壺清話

唐質肅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南海
明珠蚌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
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
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
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趙韓王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
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在左廡下會

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寶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又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右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

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王光祿

光祿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道置提舉茶鹽酒稅一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闕官，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寇負外

太宗時寇準爲負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爲虞部負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邪？

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

李尚書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恩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器度，佗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

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與

坐以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

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及御試進士。

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墮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及國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馮元孫奭

馮元孫奭以儒素稱諸科及第數上直諫。真宗未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講勸學。十年，奭固請去不已，乃選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大清樓下，以餞

之已... 於... 事之曰... 之... 子... 此... 無... 子... 死... 之... 家... 費... 甚... 焉

新... 皇... 朝... 類... 考... 第... 六...

... 之... 於... 事... 之... 子... 此... 無... 子... 死... 之... 家... 費... 甚... 焉

110X
40
15